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七回 燕語鶯聲創興家塾 紅香綠豔齊起閨名

話說眾女孩兒各各跟著母親，在王夫人房裡說話，只聽得老媽們嚷道：「小鈺怎麼鬧到這個樣，怎得下來呢？」寶釵連忙出來一看，只見小鈺高高站在牆頭瓦上，還在那裡麻雀兒似的亂跳。寶釵只喊了一聲「不好了，還了得！」王夫人忙趕出來，看見便問：「這樣二丈多高的牆，怎麼的上去了？」老媽們回說：「他身子又輕，力氣又大，先在地下跳了幾跳，就跳上牆去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快叫家人們拿梯子來，抱他下來才好呢。」小鈺道：「不用梯子。」只聽見撲的一聲，便跳下來。王夫人就問他：「怎麼這樣胡鬧起來？」他回道：「我看見各位姐姐妹妹都是天仙一個樣，集了這一大群，實在樂得很，不知不覺的雀躍起來。」寶釵恨得很，就接連打了他幾個腦搭兒，拉了他回到自己房去。李紈笑著道：「小鈺這叫做『樂極生悲』了。」王夫人也就笑起來，依然同進房坐了一回。大家吃了晚飯，就在上房後軒安歇。到了次早，各人梳洗打扮已完，王夫人帶領著往大觀園來。

半路碰見李紈、寶釵、岫煙、甄氏，也都帶了孩子們來。李紈道：「怡紅院的正廳寬敞明亮，就擺了椅桌在那裡讀書。裡面的房間也多，現今分在四處安了牀帳，作為臥房。又派個老媽在下房伺候著，太太去瞧瞧。」王夫人點點頭，到了怡紅院各處看了一回，回到前廳，鋪下紅毯。

先是王夫人拜托一番，再是史湘雲、李家三姐妹、薛家兩姐妹又拜托一番，甄氏也跟在後面行禮。然後叫了眾姐妹，先敘一敘齒：邢岫煙的女兒名喚碧霞，四歲了，是辛丑年正月十八日生的，最長；寶琴的女兒碧簫，也是四歲，七月初七生的，為次；小鈺和湘雲的女兒都是三歲，年月日時皆同，只小鈺先了幾刻，就算第三；林姑娘第四；以下都只有二歲，李紈的女兒是癸卯正月初三生的，李綺的女兒是二月廿二生的，排了第五、第六。優曇三姐妹本晚了一輩，又都是二月十五花朝日生的，算來最小，便站在下一層毯上。一齊拜了先生，各就書案坐下。

王夫人便問岫煙道：「四書是他們念過的了，也都會解說。

如今叫他們念那一經好？」岫煙道：「《易》理深微，怕他們不很懂；《尚書》字句聱牙，且帝王的道統治法，與女孩子們不甚相關；《春秋》三傳專講的會盟殺伐，也不與閨閣相關；《詩經》化起房中，恰與他們相宜，只是鄭、衛詩篇不好講些，只好依了小序講解罷；《禮記》最好，《曲禮》、《內則》諸篇尤為合宜得很。」李紈道：「依我想來，竟叫兩個四歲的讀《易》，兩個三歲的讀《禮》，三個最小的讀《詩》。講一經時，大家打伙兒同聽何如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，就是這麼罷。」

小鈺道：「我最愛的是行兵征伐，我單讀《春秋》罷。」碧簫道：「我也愛這個，就和你同習《春秋》。」優曇道：「《書經》既是講帝王治法，最有大關係的了，為什麼倒不讀呢？我習《書經》。」曼殊道：「我也這麼想，就跟了姐姐同習罷。」寶釵點點頭，向著王夫人合岫煙道：「各從其志也使得，只是五經並講，難為先生辛苦些。」岫煙道：「這倒不妨，只要每經少講幾頁，是一個樣的。」王夫人便道：「替他們上首書，寫幅字應應好日，便到那邊喝酒去。我們暫時失陪，別在這裡妨工。」說罷，就同李紈諸人走了。岫煙送到門口，回來給各人上了生書。大家唧唧唔唔讀將起來，真是嬌婉清脆，好聽得很。小鈺側著耳聽一回，又東瞧西瞧瞧一回，又嘻嘻笑一回，像似傻了的一般。岫煙喝道：「小鈺，你為什麼不讀？」小鈺說道：「我聽出神了，活像許多黃鶯兒、畫眉兒、百靈兒在樹上啼叫，樂得我的心花都開了，那有閒情讀書哎！」岫煙就沉下臉來吆喝道：「放屁，你拜了我做先生，我就打得你。你敢在書館裡胡說亂道，我請了太太來，把你這小手掌打爛了，即刻擲出去，不要你做學生了。」小鈺聽見著了忙，便站起來道：

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先生恕我初次罷。」岫煙又哼了一聲，道：

「快讀！」小鈺把兩個指頭塞了耳朵，低著頭就念起書來。碧簫把一個指頭在臉上撓著羞他，碧霞抿了嘴笑他，他也不來看，只是低了頭髮狠的念。不一會，大家都來背了書，各人拿出仿本來寫字。沒多時，也都完了。岫煙批了一回字，又將上的新書都講過了。

這邊，王夫人打發老媽來請坐席，岫煙同了學生們出來，見大觀樓底下設了五席。王夫人送了中間一席正面的酒，讓岫煙坐。便說：「我坐不住，少陪了。你們各自散蕩些。」說罷，就進去了。

李紈又叫老媽去請了香菱母女來同飲。大家便挨次的坐下：

湘雲、李紈、李綺、寶釵、寶琴、香菱坐了四桌正面。

其餘小輩，自甄氏以下，各人依齒鑲橫坐下，香菱的女兒也是四歲，端午生的，坐在碧霞的下首、碧簫的上首。酒過幾巡，湘雲開口道：「我這女兒還未起名，今日就求先生取個名罷。」

岫煙道：「也得大家商量，要不雅不俗才好。我這女兒叫做『碧霞』。」李紈道：「這個不該。現在泰山娘娘封碧霞元君，天後娘娘也稱碧霞元君，應該避諱才是。」香菱便接口道：「『餘霞散成綺』，何不改了『綺霞』呢？」岫煙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犯了李紈的諱。」寶琴道：「我說『彤霞』倒還文雅。」岫煙點頭道：「很好。」寶釵道：「眾小妹妹中，這林姑娘尤為出色，我想著《詩經》上這句『顏如舜華』倒也還切貼。」湘雲道：

「好極！只是太誇了他些。」寶琴笑道：「可惜史姐姐寡居不再生了，不然第二個就叫『舜英』了！」大家笑起來。李紈、李綺同說，也要替女兒起個名。岫煙道：「『心清聞妙香』，竟是『妙香』二字罷。」李紈道：「好。」岫煙道：「二姑娘就叫『幽香』何如？」寶釵搖搖頭道：「『幽』字的字義不很好。」李紈道：

「溫香何如？」李紈道：「越發不好，聲音難聽。」小鈺就嚷道：

「不好了，我們大家要病了！」寶釵喝道：「胡說，為什麼好端端的都要病呢？」小鈺道：「瘟鬼都跑出來，還不病？」眾人都笑起來。岫煙就哼了幾句，小鈺不敢響了。寶琴道：「『含香、瑞香』都使得。」岫煙道：「『瑞』字好，竟定了叫『瑞香』罷。」

香菱道：「我家的菊兒太俗得很，也煩各位替他改個。」寶釵道：

「他是五月五生的，怎麼叫起菊兒來？」香菱道：「生下來的時候，房中瓶裡供了些野菊花，薛大爺就取了這個名兒。」寶琴道：

「人淡如菊，竟改做『淡如』二字，又雅致，又不失菊字原名的意思。」眾人都說：「好極，好極。」李紈指著甄氏道：「他本名『掌珠』，犯了公公的諱，我還沒有改得，就煩各位想想，替他改個名兒。」寶釵道：「甄姑娘又婉婉又淑慎，竟叫了『婉淑』罷。」李紈說：「很好。如今說了多時的話，到底也行個令，喝杯酒，才好呢。」岫煙道：「舊令行馱了，要翻得新樣些才有趣。只不知他們小妹妹肚裡也讀些詩了沒有？」眾人說：「先讀《千家詩》，餘外七籀八雜也還念過些。」岫煙道：

「既這麼，各人念一句《千家詩》，下接一句俗語，定要有個虛字的。念一句，合席順數，數著實字眼便喝一杯；只數著虛字的別喝。」

便吃了一杯令杯，先念道：「『清風明月無人管』，下接俗語是『聽其自然』。」通席都飲，只彤霞數著「其」字，碧簫數著「然」字，二人免喝。接著湘雲念了個「『添得黃鸝四五聲』，『極其好聽』。」數到淡如是「其」字，免喝。大家遜李紈念，李紈道：「『春風送暖入屠蘇』，『自然而來』。」數著「然而」兩個虛字的免喝。李紈道：「『鄉村四月閒人少』，『其忙無比』。」只「其」字一個虛的，免了一家，各家都喝。李綺道：「『十扣柴扉九不開』，『大失所望』。」李紈搖了一搖頭，也不說什麼。依舊數了喝酒，只免一家。寶釵笑道：「我要套雲妹妹的墨卷了，『萬紫千紅總是春』，『極其好看』。」寶琴說：

「『無邊光景一時新』，『熱鬧之至』。」輪該香菱了。香菱把眉頭一蹙，說道：「『杜鵑枝上月三更』，『淒涼之極』。」李紈道：

「怎麼說這樣……」便住了口，不住下說了。湘雲忙把話岔開，道：「『熱鬧之至』，『淒涼之極』，倒對得很工呢。往下就該小輩子念了。」婉淑道：「『勝日尋芳泗水濱』，『其樂無窮』。」

彤霞說：「『思大風雲變態中』，『想之不已』。」眾人道：「只『之』字是虛字，『已』字要作『止』字解，算不得虛字。只免了一家。」淡如道：「『顛狂柳絮隨風舞』，『無所不至』。」

李紈又搖搖頭，小釵嚷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都念完了。讓我先念罷：『大將南征膽氣豪』，『毅然且任』。」碧簫笑笑，接著說：「『穴中螻蟻豈能逃』，『有何難哉』。」眾人道：「『豈何哉』三字，都算得虛字。」免了三家，舜華道：「『一曲昇平人盡樂』，『坐享其福』。」妙香道：「『赤日行天午不知』，『忘其所以』。」大家說道：「倒有三個虛字，便宜了三家不喝酒。」瑞香說：「『門外無人問落花』，『豈不可惜』。」李紈「哎」了一聲，也不說什麼。優曇說道：「『一朵紅雲捧玉皇』，『其尊無對』。」寶釵點頭道：「好！」曼殊說：「『欲把杭州作汴州』，『差也不多』。」寶釵說：「也好！」香菱會錯了意，便道：「『也』字自然算得虛字的。」眾人不則聲。文鴛便說：「『出門俱是看花人』，『不約而同』。」喝過了酒，令就完了。李紈、寶釵道：「時候還早，再行個令兒玩玩。」岫煙道：

「這個令倒替主人消了好些酒。此刻也不早了，酒也夠了，用飯罷。」李紈又叫小丫頭斟了兩回酒。用了飯，喝過茶，香菱帶了淡如先回去了。

大家又到怡紅院，只見廳後第一進三間屋子中間，放了十六把交椅，下面放些杌凳，作為坐起閒談及吃飯的地方。東間兩個炕，李紈道：「這是伺候先生的。」岫煙道：「很好。」

就和彤霞在這個房裡安了鋪蓋箱籠。西間是空的，安了梳頭奩鏡。走進第二進，一排三間，房中間兩炕，妙香姐妹就占了。

小釵拉著舜華、碧簫，同在左邊間裡三個炕上開了鋪。優曇姐妹在右邊房裡三炕安鋪。分派已定，一眾上輩姐妹同甄氏都出園進裡邊安歇去了。

次日各人要回去，王夫人又留下住了一兩天。湘雲等辭了王夫人，同到園中囑托岫煙：「不要姑息，須得排定工課。只是孩子們年紀還輕，飲食寒暖要求照應。」岫煙道：「儘管放心！學生和兒女一個樣，自然會當心照應的。」說了一會，便出了園，各自回家去了。

從此眾學生各各埋頭讀書。岫煙的教法也勤，各人的資質也好，又肯當心。真是日長月進，忽忽過了一年，又是第二年的三月了。

這日王夫人悵了史氏的氣，叫了環兒來。狠狠的罵上一頓。

環兒便拱著嘴，氣忿忿的回房去了。王夫人餘怒未息，因想起園裡花卉，雖沒人葺理，但當此深春，自然也還有些開放的。

看看也好遣悶。便同了兩媳並孫婦來到園中，就便看看岫煙。

岫煙迎著請了安，一齊坐下。問起學生工課，岫煙道：「說也奇事，他們的資質竟是天生成的。每日念四五十頁書，只消五六遍，便背上來了。內中這舜丫頭更作怪，自己的書三遍就背上來了。坐著聽別人念，待到別人背了，他也會背。如今獨有他是五經都爛熟的了，餘人也有四經的、三經的。新書都不用講得，各人自會看注解。晚上燈下的工夫，也讀了古賦、時賦幾百篇，晉魏以下歷朝的古今體詩，也念有幾千首，對也會對，詩賦也會做，只不曾學得八股時文，其餘雜作都也涉獵些了。」

李紈道：「這都是先生的時雨之化，可感可感。」寶釵道：「恐怕獨有小釵淘氣些，不肯用功。」岫煙笑道：「我跟前，他是不敢淘氣的。回了房去我也防他，誰知他最怕的是舜姑娘，說一依一，再不敢倔強，因此倒也安靜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這也應該怕的。」李紈抿著嘴瞧著：小釵嘻嘻的笑，舜華臊得通紅了臉。王夫人便向寶釵道：「既這麼，你就出個對兒試試他們。」